

# 二十一世紀評論

## 資訊社會與新世紀

### 數碼世界：人類新樂園？

吳守殷

#### 一 前言

資訊科技在二十世紀末的飛躍發展，已悄然改變了我們日常工作和遊樂的生活方式。全球各地對於網際網路 (Internet) 有無限想像的網路先驅與知識經濟精英，有無限企圖的電子商務先行者和企業體，有無限憧憬的社會改革者與實行家，以及越來越多上網尋找樂子、刺激、探險與需求滿足的不可勝數的網路積極使用者，近年來亦隨着網際網路風起雲湧的態勢，不斷地對尚未進入到網際網路社會中「生活」的潛在使用者，進行如此這般的精神喊話。

令人意想不到的，就在傳媒與各界精英仍目眩神迷於這些目前看來已屬成熟甚或過氣的資訊科技之時，全世界各處 (主要當然仍在北美與西歐) 的資訊科技發展實驗室，卻早已研製出更新銳且更有趣之技術雛形，例如：體網、能和人類直接交談的軟體，乃至最近最前衛熱門之資訊家電用品 (例如網路電冰箱) 等等，在在宣示了科技已經成長發展到足以對整個人類社會產生類似「大轉變」(great transformation) 的既深且遠的影響。當代的資訊科技發展已和人類的日常活動打成一片，再也不是瘋狂科學怪人的瘋狂科學實驗產品而已。當二十一世紀來臨之時，全球經濟基本上已迫不及待地準備要張開雙手擁抱、迎接這些新時代科技所帶來的新活動，無論它是新經濟活動、新社會活動或是新政治活動，也因此無暇冷靜、理性地顧及這些新活動是否會和過去的傳統人類社會如出一轍。正如當有創新的發明被導入傳統社會之時，往往會製造出「新」社會問題一樣，資訊科技也將產生出更為複雜難解的社會新問題。

雖然透過對資訊電腦科技「技巧高明」的運用，人類頭一次「有能力」扮演類似上帝的角色，為自己開創了「虛擬的」伊甸新樂園。這個虛擬的園地或許意味着一項新的社會制度，而稍微具體一點的一個電子的公共領地 (electronic commons)

透過對資訊電腦科技「技巧高明」的運用，人類頭一次「有能力」扮演類似上帝的角色，為自己開創了「虛擬的」伊甸新樂園。然而，這個由人類自己「創造」出來的「新領地」，對人類社會有甚麼實質意義呢？它會是人類遠離或隔絕一切威權、壓迫、犯罪和不倫理行為而朝向理性、開放而又全民主的烏托邦「新樂園」嗎？

已被人類自己「孕育」出來。然而，這個由人類自己「創造」出來的「新領地」，對人類社會有甚麼實質意義呢？它會是人類遠離或隔絕一切威權、壓迫、犯罪和不倫理行為而朝向理性、開放而又全民民主的烏托邦「新樂園」嗎？

## 二 新樂園的社會秩序問題

就事實而言，這個被二十世紀的人類「孕育」出來的虛擬的網路生活空間，確實有能力給任何一位網路公民 (netizens) 提供無窮盡的自由想像與無限制的創造天地，它讓人們擁有絕對的可能性以實驗或嘗試新的事物。人們在這個新天地中的實驗與嘗試經驗，乃因而有可能回過頭來重新「塑造」或「建構」人們日常真實社區生活的行為與感受。我們若仔細審視分析網際網路的本質，網際網路基本上可被視為一個機會。如同許多學者已經指出的：網際網路有絕對的潛力幫助人類更深入地理解其自身的潛意識、價值與本體。更值得一提的：網際網路中的每一位使用者，都被預期擁有一定的權利與義務，以貢獻自己的心力、智慧及意見，共同形成新的社會價值與規範。

然而，人們在網路社會中，從一般平民轉化為網民的過程，所經歷的似乎不只是單向線性連續發展的歷程而已，而是一種類似階梯式需跨越一道道門檻的超越躍升的登高路徑。每個階段的門檻可能高低不一，因此向下一階段邁進所需之努力程度亦不相同。而這些歷程都會反映在當下網路使用者對網際網路環境的觀感與體認，以及因此而投射的心理和社會意向之中。目前被學者所精確觀察到的現象是：網路使用者的「入網年齡」不斷地向下紮根延展。亦即，愈來愈多人在青少年時期甚或更早即接觸到網際網路，從而也模塑了這些年輕人的成長經驗，同時也建構了他們認識其所生存之社會的價值觀的學習機制。

有學者堅定地認為：網路世代已在過去的二十年歲月當中，悄然孕育而逐漸茁壯。泰普斯科特 (Don Tapscott) 在其探討「N世代」的書中即認為：於1977年以後出生的孩子，將無可避免地成為網路世代。他們這一代的特色是：在人口組成上，將比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口還要多 (這些孩子主要就是嬰兒潮時期出生者的子女)，他們將是首次在數位媒體環境下成長的世代。因為家中、學校、社區活動中心甚至任何可到之處，都配備了電腦或以數位科技為基礎製成之電視遊樂器、光碟等等，這些現象對於他們來說再習以為常不過。這些沐浴在充滿位元 (bit) 的世界中的孩子，甚至會認為這是生活環境中不可或缺的「自然景觀」。透過對網際網路數位科技的熟習掌握與操弄，他們得以經由網際網路不斷地汲取知識與提昇個人素養，令他們可以從容地應付不斷創新、改變的社會局面。這是人類社會有史以來第一次，下一代的人 (子女) 比上一代的人 (父母) 掌握更優位的知識來源與學習管道。這些網際網路世代的新生代透過對網際網路數位科技的嫻熟使用，不但逐漸發展出具有顯著特色的生活模式與意識形態，而且「新式人類」的一舉一動亦將對社會文化造成鉅大衝擊。舊有的成規、社會價值與思考模式，已經無法滿足網路世代的成長需求。整個舊社會秩序終將隨着網路世代的逐漸成長而被新的社會秩序所取代。

我們若仔細審視分析網際網路的本質，網際網路基本上可被視為一個機會。如同許多學者已經指出的：網際網路有絕對的潛力幫助人類更深入地理解其自身的潛意識、價值與本體。然而，網際網路數位科技毫無節制的「亂竄」發展，理論上而言亦有可能會使人類社會倒退發展，甚至自陷萬劫不復的絕境。

以上所討論者，若從網路社會發展的光明面觀之，或許還有其內在的邏輯理路可探循與理解。然而，網際網路數位科技毫無節制的「亂竄」發展，理論上而言亦有可能會使人類社會倒退發展，甚至自陷萬劫不復的絕境。里斯曼 (David Riesman) 早在其《寂寞的群眾》(The Lonely Crowd) 一書中預言：在資訊過度發達時代，人們反而會變得自戀、驚懼、焦慮與孤獨。《寂寞的群眾》基本上預示了資訊過度發達時代人們的人格特質會隨之改變的情況。書中有關「雷達人」的寫照，不偏不倚地就是網際網路世代人們的寫實描述。就資訊的生產與消費關係而論，在網際網路上，使用者基本上仍是被動地接受各類既經加碼的訊息。網路使用者所接獲的大量豐富訊息，可能只是無量數訊息的破簡殘片，無法尋求其中的意義與價值。就資訊的學習與吸收而論，網際網路世界所提供的視覺化豐富資訊，吸引着網路使用者不由自主的過量汲取。然而因過度的吸收，以致無暇與缺乏自我消化的能力，資訊焦慮以及其所衍生的行為後果便應然而生。在網際網路的資訊洪流裏，人類傳統思考範疇下的真實性，可能會被網際網路所建構的超現實性 (hyper-reality) 所取代。易言之，網際網路所建構的虛擬世界，架空了人類對真實世界的具體思維，人們將因此不再有能力認識己身所俯仰其中的真實世界。網際網路也會改變人的認知形式，令人在資訊的快速產生製造的洪流裏，不斷記憶也不斷遺忘，其結果就是人類與其所生存的真实世界更加疏離。社會學的老祖宗之一涂爾幹 (Emile Durkheim) 早在百年以前就以實證資料說明了：當人們與他所存在的社會不再有團結感 (solidarity) 時，就有可能產生迷亂 (anomie) 的行為，接下來就會是遇到如何維持社會秩序問題的時候了。

在網際網路的資訊洪流裏，人類傳統思考範疇下的真實性，可能會被網際網路所建構的超現實性所取代。易言之，網際網路所建構的虛擬世界，架空了人類對真實世界的具體思維。網際網路也會改變人的認知形式，令人在資訊的快速產生製造洪流裏，不斷記憶也不斷遺忘，其結果就是人類與其所生存的真实世界更加疏離。

以上所討論者，雖然大多還只是學者們在理論上的探索，但證諸當代網際網路發展的真實社會後果，則現實與理論之間似乎又有若干若合符節之處。最近，許多社會調查或新聞報導都反映出網路「N世代」們對於愛情、婚姻甚或家庭都逐漸有了不同於傳統社會價值的想法與做法。本文無意臧否網路「N世代」們的這種想法與做法，在道德上或倫理上的對與錯。本文只是嘗試指出：人類社會若欲未雨綢繆，希冀保存傳統社會文化價值最核心的部分，則如何善用網際網路特性，與這些構成我們社會下一波主體成員的網路「N世代」們，通過一起討論、探索或形塑他們的愛情、婚姻、生育與家庭的社會結構情狀，將會是指引網路「N世代」們願意傳承傳統社會對於愛情、婚姻、生育與家庭的價值取向的不二法門。簡言之，透過徹底討論取得共識 (上窮碧落下黃泉，橫互古今千萬年)，將會是未來人類社會秩序的關鍵基石。

當代真實社會中的成人們首先必須深切體認到：原先父母與子女之間因年齡差距、知識經驗的有無或多寡，以及生活資源的提供與掌握，而形成的父母在家中的絕對權威地位，已因為網際網路的興起與普及而受到嚴重挑戰。因為，孩子們首次比他們的父母知道更多的知識訊息，掌握更先進多元的學習管道，可用以檢驗父母的權威，也因而比他們的父母更能從容輕鬆地應付瞬息萬變的客觀社會環境。網際網路時代來臨對原先社會中佔據優勢地位者的衝擊，不僅展現在家庭中父母的困境，而且學校中傳道授業的老師亦難倖免。學生們對於網際網路相關知識技能以及新學習方法的適應與掌握，都遠遠超過他們的老師所能掌握與理解的範圍。老師們不再能依靠「聞道先於學生」的傳統優勢獲

得學生心悅誠服，整個學校的教學任務與系統勢必會產生革命性變革，因為老師將不再是知識技能的主要學習獲得來源。同樣的狀況最終會擴及至人類社會中每一行業、每一組織及每一部門原先立於優勢地位的資源掌控與操弄者。舊有的成規與思考模式再也無法滿足網路世代的成長需求。顯而易見地，任何權威式的灌輸、說教甚至宣傳、洗腦，都將無法對網路「N世代」起些許作用，因為這是無視網際網路特性的愚蠢策略與做法。在網路上，「N世代」將比成人有更多的知識訊息管道來檢驗任何強制灌輸的道理。至於利用所謂真實社會公權力介入管制資訊或將資訊片面化(單向化)的做法或策略，則更將是愚不可及的盲目手法，因為這樣只會更驅迫網路「N世代」們往背離傳統社會價值的方向加速遠離。事實上，資訊廣為流通並不是壞事，比起資訊被少數人壟斷的現象來說，更是好上千倍之事。因為當資訊不再被壟斷，價值即無法繼續被少數人定義、壟斷，任何人都可以經由知識訊息的確切掌握，而形成自我判斷，不會只是人云亦云。在新世紀中，資訊的承載、知識的傳播、新思潮的創發乃至新科技所引發的文化習慣與社會行為，以及網民的生活心態，都將會是構造模塑整個人類社會新秩序的關鍵質素。意在言外的，以科技為主導力量的網際網路社會的發展，除了眾所矚目的改變了人類的商業活動模式之外，也將一併改變了人類對公共領域的思考與認識之道。尤其是，它將進一步改變人們對民主真諦的體認與實踐，人類社會的新秩序將因而改制、甚至重建。

### 三 新樂園的網路民主問題

網際網路社會如雨後春筍般迅速擴展的結果，除了對人類的日常經濟活動產生革命性的轉變之外，對人類社會的政治活動模式，同樣產生了巨大的變革。雖然大家的目光焦點都集中在如何遂行電子商務，以便在網際網路上淘金，因而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網際網路對政治運作法則的決定性影響。網際網路的發展，使得人類所接收到的訊息量呈現幾何級數般的跳躍與超速成長，這時人們面臨的問題不再是資訊不足而是資訊過多。而網路科技的飛越發展使得訊息的傳遞方式，成為前所未有的革命性雙向傳遞與發展。這項科技使得一般人與傳統上掌握生殺大權的政治人物之間，可以有回應與溝通的機會，也讓一般人得到適當可行的管道，積極參與政府制訂各項政策的政治活動。這一波無聲無息卻排山倒海的巨大轉變，不僅撼動了如美國這樣老牌的民主先進國家的政治根基(成千上萬的美國人已養成關上電視的夜線新聞，將報章雜誌棄置一旁，而習慣性地打開電腦上網聽看時事資訊，並據以決定因應對策與行為)，也改變了像台灣這樣新興的民主社會的政治生態。去年(2000年)3月17日，在台灣選民投票選出新任總統的前夕，有成千上萬的網路使用者，不約而同地收到了不同總統候選人陣營所發出的匿名電子郵件，為汲取選民最後一刻認同其理念而決定投票對象，進行最後關頭的殊死努力。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時間裏，台灣社會傳統的，在選舉投票日前夜總會如鬼魅般大量出現的攻擊競爭對手的紙面文宣黑函或宣傳品，幾乎都不復可見。這種承載着政治訊息的電子郵件宣告了台

因為網際網路擴展所帶來的人類社會政治型態的改變，對人類是福是禍，尚在未定之天。樂觀者預言：兩百多年前美國開國元老傑佛遜的直接民主先見，會因為技術問題被網路科技所克服而成為可能。但是，直接民主與網際網路社會之間，並不存在邏輯必然的因果關係。

灣社會新網路政治生態的來臨，也展現出網際網路對新的社會政治遊戲規則成型的強大而決定性的影響力。

然而，因為網際網路擴展所帶來的人類社會政治形態的改變，對人類是福是禍，則尚在未定之數。樂觀者雖已預言：兩百多年前美國的開國元老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的直接民主先見，會因為技術問題被網路科技所克服而成為可能。但是，直接民主與網際網路社會之間，並不存在邏輯必然的因果關係，二者之間要有堅強的直接聯繫，仍有賴網路所有成員的共識與協力實踐。因為網際網路的發展，不只是增強(empower)了一般網民的政治權利，它同時亦為社會上的既得利益團體或階級提供了機會，使他們有能力進行反噬，甚至佔取更有利的地位，對直接民主進行反擊，從而使得這個得之不易的「新樂園」變為遠離民主的傷心地域。

#### 四 新樂園的電子比鄰性問題

網際網路無遠弗屆的全方位擴展，使得中文的一句古諺：「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從原本的想像譬喻，變成對人類社會事實的恰確描述。由網際網路社會發展所醞釀出來的資訊市集(information marketplace)，使得人類有史以來頭一遭能和全球各地成萬上億的其他人直接接觸、交談、交友，進而交心、交義。這股具有拉近實體時空距離特質的強大新奇力量，有學者名之為：電子比鄰性。若單從字面的意義觀之，新樂園的電子比鄰性很難不讓人產生浪漫的遐想，尤其是它所蘊含的再現「初級團體」或「親密生活社區」的重構潛能，很容易讓人認為理所當然而一廂情願。這裏必須指出的一點是：電子比鄰性僅是網路科技發展所引伸出來的「科技能力」，它確實有折疊時空、縮短實體物理距離的能耐，但它是否能夠發揮「團結凝聚」的潛能，為人類尋回喪失已久的「血濃於水」的社區生活方式，則有如「直接民主」的問題一般，端看人們如何善用這股強大的力量，使之成為人類開創新社會生活的利器。換言之，這仍然是一個如何實踐的問題。電子比鄰性猶如一把兩刃的鋒利刀劍，一旦遭到誤用，即有可能在一瞬間，將人類圓滿生活的美夢化為不堪回首的夢魘。

目前已可清楚的觀察到諸多迹象，顯示電子比鄰性所可能帶來哪些負面社會影響。例如資訊工人(information workers)此一新的社會階級的出現，將有可能使得人類社會分為資訊富人和資訊窮人兩個陣營，而呈現兩極化的懸殊結構現象。另外，由於人與人之間空間與時間距離的拉近所帶來的工作形態改變和個人財富的快速增長，將使得人們更汲汲追求自我的利益與目標，因而有可能進一步弱化人與人之間真摯情感的聯繫。如此一來，非但無法增進資訊時代人類悲天憫人的胸懷，反而迫使人類逐漸變成傳說中的都市鄉下人(urban villagers)，一種在資訊市集中互相競逐、廝殺，各為己利而行動，既冷酷又無情的半人半獸怪物。

電子比鄰性猶如來回擺盪於善與惡、光明與黑暗兩極之間的鐘擺，網民的集體智慧與意志力，將是決定這個鐘擺最終指向的動力來源。電子比鄰性又有如載舟之水，既能載舟、亦能覆舟，端看如何因勢利導，才能利用厚生。

網際網路具有拉近實體時空距離特質的強大新奇力量，使得人類有史以來頭一遭能一個人和全球各地成萬上億的其他人直接接觸、交往。但這種電子比鄰性是否能夠發揮「團結凝聚」的潛能，為人類尋回喪失已久的「血濃於水」的社區生活方式，則端看人們如何善用這股強大的力量。

## 五 新樂園的數位落差問題

極為弔詭的，二十世紀末葉本是許多宗教或宗教團體所堅信或宣稱的世界末日來臨的時刻，但而今(2001年)在新世紀初破曉之際，人類社會卻因為網際網路資訊科技的日新月異且求新求變飛速發展，非但沒有末日的景象，反而展現出旭日東昇之勢。然而，在樂觀者一片讚歎與等待人類新樂園誕生之時，這個「新樂園」所帶來的隱憂，吾人卻亦時有所聞。例如，在PC World網站上有一則消息報導：美國上網與不上網民眾之間的知識落差正在持續加大。該報導指出：在美國，網際網路似乎已越過窮人遠去，而橫在網際網路與非洲裔美國人、美國印地安人、殘障者、單親家庭以及居住在鄉村地區者之間的鴻溝，亦正日漸擴大。憂心忡忡的克林頓政府乃毅然與AOL、AT&T、EDS等高科技公司的代表、教育界人士以及數個非營利組織代表，在商業部主辦的Digital Divide Summit會議中，共同商擬減輕此日漸擴大之落差的對策。他們最後得出結論：要彌補此一日漸擴大之鴻溝，並非政府獨力可以完成，商業公司以及社會中各非營利組織等，也必須負起各自該負起之責任，只是政府必須竭盡監督之責。美國商業部甚至着手發展測量此一鴻溝的指標，並以此作為工作重點，每年需向社會大眾說明現況。此外，各大相關商業公司，在體認到他們的無限商機，未來將無可避免地需依賴這許許多多目前被排拒在網際網路世界之外的弱勢團體及個人身上的狀況後，亦都願意亟力縮短此一鴻溝。AT&T甚至宣布將提供一百萬美元的經費資助亞特蘭大、波士頓、芝加哥、洛杉磯、密西西比三角地帶、紐約、匹茲堡、華盛頓和奧克蘭等地區的弱勢社區；這筆錢將作為非營利之教育訓練之用，幫助這些社區中的教師、社區成員及年輕人學習掌握資訊科技知識與技術，並彼此分享這些知識與技能。緊跟着，AOL也宣稱願意積極加入the Digital Divide Network，與美國社會中無數正在進行的任務計劃密切合作，一同尋找彌補此一鴻溝的良方。總之，美國全國上下都體認到：每個人雖然都只是做一小部分，但如果協同一致就能夠完成偉大的工作任務。這樣的策略與作法，基本上能體現出網際網路得以發展的基本精神。

其實，數位落差的問題，並非只是像美國這種先進的國家所獨有，即便以台灣為例，亦隨手可取得數位落差現象逐漸惡化的證據。例如，去年高雄市某國中校長在一次與現任教育部長曾志朗的談話中即懇切地指出：該校「於今年暑假曾推動學生上網做作業，卻發現學校推動資訊教育時，竟有許多學生因沒錢買電腦」，以致產生之前未曾考慮到的狀況，亦即學生無法在家做家庭作業的窘境。校長因此建議政府或企業應大力積極贊助學生，並以較便宜的價格，讓家庭經濟較差之學生亦能買得起電腦，使之能與家庭背景較好的學生一樣，享受網路學習的樂趣與成就感。另外，台北《天下》雜誌在「1999網路使用調查」即已發現：與往年不同，進入網際網路世界的網路使用者快速增長的現象，在2000年的網際網路使用者增長的趨勢已趨緩和。這個現象主要是因為20-30歲這個年齡層的人，近幾年來幾乎都已逐漸成為網路使用者，能再增長的人數有限；而40歲以上的人口(尤其是女性)，在台灣社會幾乎是被政府以及社會遺忘

在美國，網際網路所造成的鴻溝正日漸擴大。克林頓政府與高科技公司的代表、教育界人士以及數個非營利組織代表共同商擬減輕此日漸擴大之落差的對策。美國商業部甚至着手發展測量此一鴻溝的指標，並以此為工作重點，每年需向社會大眾說明現況。

或甚至遺棄在網際網路世界之外的「剩餘」人口。近年來政府有關單位所推動的網路紮根政策，是向下擴及至中小學，這是有選擇性的策略，而並非整體思考整個台灣社會的網際網路發展策略。其結果，就如發生在美國一般的上網與不上網民眾之間的知識落差持續加大。除了政府政策的失誤之外，台灣社會的企業以及非營利機構組織，似乎亦視而不見，至少至今尚未有任何機構或組織有系統地推動教育訓練計劃，幫助弱勢團體及個人準備好上網的知識與技能。而各大企業財團更是成天除了高喊電子商務時代來臨、網路商機無限之外，未見有任何企業有類似AT & T或AOL的想法或舉動。

令人擔心的，當已發現問題所在的時候，整個台灣社會還在猛做電子商務的白日夢而仍對日益顯現的數位落差問題視而不見。很顯然的，台灣社會的網際網路社會發展的阻礙，並不在於硬體設備不足，也不在於專業人力缺乏，而是在於整個社會缺乏一個可以密切分工合作、並肩作戰有效解決數位落差問題的團隊(如美國政府、商業公司與非營利組織戮力合作，以開創共贏的未來資訊社會願景)。當代台灣資訊社會發展所面臨的數位落差問題，一如當代台灣社會的政治運作一般，少有人真正關心問題的所在，並誠心誠意地想辦法解決；多數人都只是在趟混水，所關心的只是如何混水摸魚，撈取利益。如果整個台灣社會繼續坐視這樣的情勢發展下去，則吾人可以斷言，網際網路社會發展為台灣社會帶來的將會是更多的剝削與不平等，而不是想像中網際網路社會應有的平等與福祉。

有關人類社會對新世紀網際網路社會秩序問題的認知與思考，基本上應該是一個實踐的問題，而不只是理論旨趣的問題。所有關心此議題的人們，都有責任與權利嚴肅思考如何讓網際網路的虛擬空間變得對人類而言是一個舒適的、有實體意義的新生活空間，是一個新樂園的再現。

## 六 結 語

如前所述，資訊社會發展的過程，並不是單向線性連續發展的歷程，而是一種類似階梯式需跨越一道一道門檻的超越躍升路徑。每個階段的門檻高低不一，因此，向下一階段邁進所需之努力程度與着重點亦不甚相同。在任何一階段既成的結構形成都會是下一階段發展的挑戰與契機。不同背景(或稱天賦)的網路使用者在網際網路的虛擬空間裏，可能有南轅北轍的生命遭遇與生活經驗。凡此，都會對資訊網路時代人類的新世紀社會秩序的想法，產生難以估計的影響。

以電腦網際網路數位科技為基礎的「虛擬社區」生活經驗，將逐漸成為二十一世紀人類共同生活體驗。此種虛中有實、實中帶虛的生活經驗，對新世紀的網民而言很可能會成為他們尋求生命意義的最重要參考坐標。

最後，應該再次強調的是：有關人類社會對新世紀網際網路社會秩序問題的認知與思考，基本上應該是一個實踐的問題，而不只是理論旨趣的問題。所有關心此議題的人們，都有責任與權利嚴肅思考如何讓網際網路的虛擬空間變得對人類而言是一個舒適的、有實體意義的新生活空間，是一個新樂園的再現。